

和一位朋友在一家环境十分优雅的咖啡馆闲坐。朋友是“海归”精英，欲在国内发展。

朋友盛赞微信是个了不起的发明，我却发现她对别人发来的语音信息，看都不看就删了，颇觉奇怪，忍不住问她：你喜欢微信，不会是“叶公好龙”吧？朋友看出了我的疑惑，对我解释说，微信也要讲究礼仪规矩。比如现在，她总不能把我晾在一边，兀自打开语音来听吧？而且不知道语音里说些什么，假如是私密事，一下“广播”开来会很尴尬。刚才是N久没联系的人突然直接发来四五条接近50秒的语音信息，这是非常没礼貌的行为。因为反感，所以抗拒，久而久之养成了对突如其来来的语音信息“格删勿论”的习惯。

我对这感同身受。好几次我正在开会，微信进来一条语音信息，有时候误点了一下，语音突然“广播”起来，让开会的人都吃了一惊。可我没有像朋友那样“格删勿论”，留着回家再听。是不是应当像朋友那样删去？删了就不会回复，没有回复就会提醒对方，不要动不动就“微话”。让人明白语音发出去没回复，不是对方没礼貌而是自己失礼了。

另一位做医生的同学对我说，她对突如其来的语音也是“格删勿论”的。作为医生，朋友的视频通话更令人头疼。如正在坐诊或巡查病房，一通“微话”进来，接还是不接？

微信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交流方式，可从来没有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礼

貌。发语音信息、微信通话，即使是非常熟悉的朋友之间，也应该先发文字问一下人家方便不方便。这是礼仪。有的人喜欢发语音或“微话”，是他自己打不来字或者图省事“一发了之”。虽然语音、“微话”比文字输入来得先进、省力，有的时候，该发文字的还是得发文字。

还有些微友，以刷朋友圈为己任，时不时发些“心灵鸡汤”给你，这是勉励你还是说你做得不够呢？更有甚者，给你发一些“不转不顺”之类的信息，比如“……本月，福、禄、寿、喜、财各路神仙都来保佑你，请将此短信转发给20个人，4天后你一定会好运当头。如果删除或者不转发，你会一年诸事不顺！”这让我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相信发给我的不是我原创，也是“被逼”转发的。但我不是转发让别人和我一样传染“恶心”好呢，还是不转让自己接受“不顺”的诅咒？

如果你要“微”别人，就要讲究、要遵守“微礼规”。一定不要转发带诅咒转运之类的信息。发这样的信息，显得情商太低了。

及时回复也是一种修养，于人于己都是一种尊重。不要总是漫不经心地回复一个“嗯”字。如果你的回复永远只有一个“嗯”，就会把朋友之情“嗯”完了。

一个人怎么回微信、怎么发朋友圈，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其实恰恰暴露了这个人的教养。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即使是在微信里，也会恪守礼仪，设身处地考虑对方的处境和感受。即使隔着屏幕，也若面对面交谈，举止有礼。

“微”礼规

程介平



边看边聊

勿忘「拂晓剧团」

李定国

今年的夏秋之交，是一代名将彭雪枫亲手创办的新四军“拂晓剧团”八十华诞。央视军事频道将播出该剧的前世今生。日前，我走访了彭雪枫将军的侄女彭华及几位新四军高级将领的后人，听他们讲述“拂晓剧团”的往事。

那是在1938年的盛夏，中国的抗日战争激战正酣，并经历着最艰难的岁月。侵华日寇疯狂地向中国腹地进犯，徐州、开封等地相继陷落，中原危在旦夕。此时，原本担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的彭雪枫将军临危受命，带领一支不足四百人的武装，在敌后的豫皖苏地区建立抗日武装和革命根据地。

彭雪枫将军能在短短几年间，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下，把一支几百人的队伍发展成数万之众的新四军精锐第四师，靠的就是他的“三大法宝”：一是在军事上组建一支骁勇善战、足令日寇闻风丧胆的骑兵团；另两大法宝是开辟文化战场——创办《拂晓报》和“拂晓剧团”。

彭雪枫将军一贯重视部队的文化建设。他认为：文化运动在革命斗争中起着先导作用。它既能作为革命实践思想准备，又直接指导着革命实践。因此，他亲自为报纸和剧团命名、题词，并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拂晓’象征着光明和胜利的到来。如果我们的报纸和剧团，能在激励部队斗志，向广大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日救亡之中发挥大作用，那就抵得上几千支毛瑟枪。”

“拂晓剧团”初创时期，只有七八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兵。他们在部队行军途中贴写抗日标语，在部队休息时做点宣传鼓动工作。1938年11月，部队在睢杞太地区休整时，来了一批杞县大同中学的学生，他们要求集体参军。这些学生的抗日热情高涨，又能说会唱。彭雪枫将军决定把他们全部充实到拂晓剧团去，当时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要多编排一些配合当前抗日斗争的小话剧、活报剧。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的道理。同时又揭露奸奸和伪军的罪行，打击日寇的气焰。这样既活跃了部队的文化生活，也教育了人民群众。”

“拂晓剧团”演出的第一个活报剧就是《打鬼子》，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两个狂妄的日本兵，残酷地枪杀了中国百姓，激起了极大的民愤。游击队得知此事后，迅速抓捕了这两个罪大恶极的日本兵。演出结束后，观众群情激昂，许多热血青年当即踊跃报名参军。

首演一炮打响后，一发不可收拾。白手起家的剧团又先后编演了《保卫麦收》《军民一家亲》《参加新四军去》等一批激动人心、催人泪下的新剧目。一直关注剧团成长的彭雪枫将军，有一次专门召见剧团的所有成员时说：“你们的演出一定要让群众看得懂，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最好还能激起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

“拂晓剧团”是一支活跃在华中敌后的青年文艺轻骑队。他们怀揣着一颗赤诚之心，在彭雪枫将军的悉心培育下，冒着枪林弹雨在舞台上不断地锤炼、成长，积累了一大批革命剧目，也培养了许多人才，堪称播种机。



中西医结合中医能否做到在提升白血球及纠正贫血上比西医更好的疗效呢？是的。可许多病家会质疑：我化疗后一直服用补益气血的中药，但疗效并不理想啊。这问题并不在中医，而在于医师所用剂量的严重不足和方法不周上。不仅补气的党参、黄芪和补血的当归、熟地等只用常规剂量，而且大多只补气血，没有重点补肾。面对化疗伤害人体的严重程度，这种剂量和方法自然难以奏效。

我来分析一下机体受损程度之重及修复之难：一、反映被化疗毒性所伤害的虽是气血不足，但根子在骨髓，而骨髓由肾所主，也就是说伤到了五脏之母、先天之本的肾脏。二、一般意义上的“五劳七伤，穷必及肾”的慢性虚损是一个病情渐进而病程较为漫长的过程，但化疗之伤是短时期内的剧烈伤害，这种伤害对人体的破坏较之慢性者要严重得多。三、一般的虚损在形成后大多不会再有渐次加重的伤害发生，而白细胞已

经下降后的连续化疗，却是对人体正气不断加重的连续伤害。四、因为一次化疗后又要接着做下一次化疗，这就又给常规剂量起效较慢的中药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要求，就是正气已经伤了，不但还要继续伤，而且限定你必须在下次伤害前要把已经重伤的骨髓基本修补好。我再把上面的四个因素简括如下以便读者明了：1. 正气受伤的

部位重要；2. 伤害的程度严重；3. 在短期内的重复伤害；4. 修复伤害的期限非常短促。这些因素对中医治疗所造成的困难是空前的。面对这种状况，常规的中药剂量和治法怎么可能达到理想的疗效呢？不少医师都认为这是中医的本根，没法改变，其实主要的出路仍在于用药剂量的突破上。剂量大了，作用的力度自然会增强。力度大到足以抗衡乃至超过破坏之力，那么所受的伤害就自然可以在短期内得到良好修复。当然并非单靠峻量就可解决所有病症，但我在这方面的实践

都会认为我这方法是不懂西医的表现，因为一则化疗药物作用的时间，是针对不同病理分型和细胞周期起作用的，所以化疗的间隔时间必须与其相应而固定。二是为了保持化疗药物在体内能稳定地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浓度，所以剂量必须足够。如果只是为了保证白细胞的正常回升而延长了化疗的间隔时间或者减少了剂量，就会使得疗效明显下降。我尊重和感谢西医的一切已被实践证明正确的成果，但对上面的理由我并不完全赞同。理由是：一、如果现在西医对癌症的认识和方法都已全部正确的话，那么它理应

在总体上已被攻克了，但事实却远非如此。二、不顾机体本源而过度化疗的结果，也明确显示了死定周期的疗效并不理想。我认为，凡是当时针对尚未攻

只，特别是深秋初冬时节的麻雀肥硕鲜美；只是买好后，售货员会跟一句，当心点，雀里可能有枪砂。即使这样，麻雀生存空间稍有压缩，并未造成灭顶之灾。

我注意到，麻雀的大量减少是在上世纪末，当时我受聘于常州一家公司，每天从常州市区到洛阳镇去上班，途中所需时间约为一小时，在古运河边，在屋檐桥头，在夏末或深秋金黄色的麦田和稻田，在竹林树梢，在电杆及架空电线上，没看到一只麻雀。近几年，我经常驾车去苏北出差，从靖江到扬州到高邮到宝应到宿迁到淮安，几百公里路程，一路上同样没看到一只麻雀。我特意去查了这些资料，麻雀的大量减少与滥用高毒农药和大剂量除草剂有直接关系。人们使用农药的时间集中在3至9月，这正好是麻雀的繁殖期，成鸟和幼鸟采食中毒的昆虫或取食沾有农药的杂草、种子就会大量死亡。陪伴人类千万年，适应及繁衍能力如此强、数量庞大的麻雀，在短短数十年时间，遭此灭顶之灾，确实让人惊心动魄！

我从心底里发出感叹，在这个世界上，人其实和麻雀同样渺小脆弱。今天我们清楚了：保护麻雀，其实是在保护我们人类本身啊！

麻雀

雨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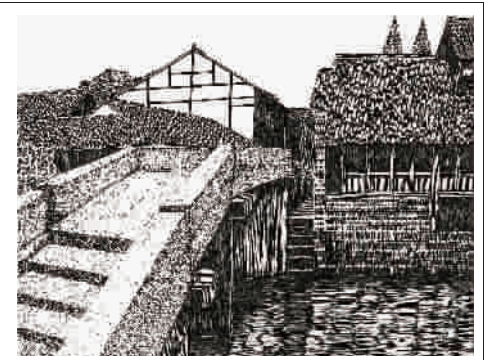
就50、60后这代人来说，如果有人对当时的我们说，几十年后在农村难觅麻雀的踪影，惊诧之余，他肯定会被认为痴人说梦了。我们小时候相伴只有三种小动物，一是翱翔空中的鸽子，偶尔用弹弓亲近一下，养鸽人上门告状是要被父母吃生活。二是平时看不到，看到时吓一跳的老鼠。三是快快乐乐、叽叽喳喳的麻雀。当时的麻雀真多啊，夏日清晨窗下树上一蓬蓬的麻雀开晨会可以把你吵醒的，每当金秋稻谷成熟时，农民会在稻田里插上众多稻草人驱赶麻雀，估计是这些小精灵轧出了苗头，知晓了里面的蹊跷，照样在稻田里大快朵颐、风卷残云，只有响起火铳鸣放声才能惊起一群群遮天蔽日的麻雀亡命天际。清代文人李调元对麻雀之多、生命力之强也发出了“食尽皇王千蛊粟，凤凰何少尔何多”的感叹。曾经，麻雀作为“四害”列入专政之列，郭沫若当时写诗对麻雀表示了恶恶至极：“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从中可看出人雀斗争之惨烈，毒杀、枪打、火攻，掏鸟窝子使其断子绝孙，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那时的熟食店有卖油酱麻雀，记得是5分钱一

得多的，还是流行歌曲。中国的流行歌曲是西风东渐的结果，模之仿之的多是港台歌手，大陆人内地人则又模仿港台人。中国的不少所谓大牌，实为平庸之辈，只不过投入巨大、包装炒作而爆出了许多。二十多年前，我买了许多英美歌手的碟片，赛琳·迪翁、惠特尼·休斯顿、埃顿·约翰、布莱恩·亚当斯等等，不胜枚举。比如Bob Dylan，在2016年得了诺奖；还有Sting，他的碟片，我一直放在我汽车上的CD播放器上。

为什么我喜欢这些欧美巨星的歌曲？为什么这些歌星拥有全球如此众多的歌迷？以其动人人心弦之故也。就如中国的少数民族歌手，他们的歌声，他们的旋律，穿越崇山峻岭，漂过河流湖泊而来，让你闻之而莫名地感动。流行音乐，无论港台歌星，还是大陆歌星，有些声音干涩，矫揉

造作，虚情假意。有人说，汉人不是能歌善舞的民族，表面上看似是，其实并非完全如此。诗云，歌以咏志。心里有情感，日积月累，如海门人酿老白酒，自会发酵，时间一到，喷薄而出，势不可挡。歌其思，唱其想，歌者陶醉，听者亦陶醉，以其真情实感浓浓也。

真情感在于纯，纯即无杂。惜乎，现代不少所谓的歌手，大多心里不纯，质地不朴，志向不存，因此何来美妙的歌唱耶？如果你去过西藏，你一定会被澄碧的天空所感动，你也会被西藏同胞的眼睛，特别是儿童的眼睛所吸引，它们是那么纯净无邪。因此，西藏同胞能够唱出天籁般的歌声。同样，非洲人或者非洲裔人，因为没有所谓的开化，因而淳朴，其唱歌如百灵鸟也。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歌亦如是，能悦耳动人者，以其无



水乡 (钢笔画) 雷波

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如何才能较好地处理化疗与虚损的关系，我的观点是：要以存人为本，一定要把机体正气的底线固守住。不能只追求眼前利益，应以尽可能长的远期疗效作为治疗目标。不顾正气底线的过度化疗，把人都给搞垮了，抑杀癌细胞还有什么意义？

较多患者来我处就诊时，已经化疗且已出现了白细胞下降。此时我的要求是，化疗后白细胞不能低于2500，血色素不能低于9克（大约相当于西医所说的骨髓抑制五个分度中的2度）。如低于此指标，化疗应该延后或减少剂量，等用纯中药将其调升达标后再做。不少医患

想的探索 and 补充。从我数十年治癌的实践来看，中医除了能够直接抑杀癌细胞外，不仅在总体上能够保障化疗的常规疗程得以顺利完成，还能

为良性增加常规外的化疗次数提供保障。如果中医能够真正结合好，疗效较当下可有大幅提高。如果再加上早期筛查的全面推广、国外新药的及时到位以及足够的医保保障，我国治癌的总疗效应能达到世界最优。第三个毒副作用就是对肝肾的损害。这一副作用比较上述两个相对要少许多，而对肾脏的损害又少于肝脏的。我个人体会，对轻中度的药物性肝损，是可以边用中药纠正边用化疗的。对轻度肾损害或急性肾衰，应用中药后大多也可以修复或逆转，但对继续化疗的保护效果则不理想。（待续）



在总体上能够保障化疗的常规疗程得以顺利完成，还能

为良性增加常规外的化疗次数提供保障。如果中医能够真正结合好，疗效较当下可有大幅提高。如果再加上早期筛查的全面推广、国外新药的及时到位以及足够的医保保障，我国治癌的总疗效应能达到世界最优。第三个毒副作用就是对肝肾的损害。这一副作用比较上述两个相对要少许多，而对肾脏的损害又少于肝脏的。我个人体会，对轻中度的药物性肝损，是可以边用中药纠正边用化疗的。对轻度肾损害或急性肾衰，应用中药后大多也可以修复或逆转，但对继续化疗的保护效果则不理想。（待续）

邪而直抵心底，触动灵魂也。其让人迷恋，掉下的岂是眼泪？愉悦的何尝不是身心？海门歌手的江北话歌曲《伤风》，让我对于中国歌曲慵懒的细胞亢奋起来。我把这首歌词转给朋友同学听，尽管少有听得懂歌词的，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海门歌手的歌曲之所以悦耳动听，固然有其天赋的因素，江北话难道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吗？海启江北话是一种古老的语言，是吴语的活化石。人说古人吟诗唱歌韵味十足。为什么？因为古汉语的声韵丰富，不逊于英语。江北话里的许多发音，在普通话里没有，而在英语里有，而且一模一样。因此，江北话歌曲听上去像英语歌曲那样丰富而又别具古风。演唱《伤风》的歌手，海门六甲人，名字江佳明，艺名“绿音”，其志在于深耕江北话歌曲。我相信他终有一日会成为歌坛明星。

七夕会